

献给故土的文学情意

□ 王立民

一份文学情意。

书中一共收录 60 篇散文，皆取材于查干湖，写景色如临其境，写动物如数家珍，写亲人如泣如诉，写历史如话家常。作者对查干湖的满腔深情，主要体现在他对这里的自然生态和一切生灵的体恤与关爱上。《绵羊》《红骏马》《蜻蜓》等文章，呼吁人们善待动物，主张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呵护好自然界的生物链，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者在后记里坦言：“我从小在查干湖畔长大，从四五岁时，查干湖畔的一草一木、一个个发生的故事，我都记得。从小在湖边抓蝴蝶、逮蜻蜓，打山鸟，挖苣荬菜、挖小根蒜、挂鱼、游泳、划船、割碱蓬草、捡鱼干……我都亲身经历过。查干湖 60 多年的变迁，查干湖山水、人文逸事，我都聆听和体验过，我写起来得心应手。”一个作家应该写什么？作者的回答是应该写自己熟悉、热爱、生活。作者像熟悉自己手掌心一样熟悉查干湖的山山水水，以及水里的

鱼、天上的鸟，生活给了他丰厚的馈赠。经过六十多年的发酵，一篇篇带着泥土芳香的生态散文，倾心倾情奉献给读者，奉献给养育过他的大地。作者的文字，或怀旧，或念新，所抒发的都是真情实感，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乡土气息在文章中的弥漫，是需要文化视野和思想理念作为基石的。作者善于进行提炼，在“事”和“情”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挖掘出“理”与“道”，增强文章的深度。

文学创作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接下来就要解决“怎么写”。作者秉承“细节是文学生命”的写作理念，注重通过细节来传达情感、抒发心境和表达思想。细节是珍珠，一个个细节串起来，就是一条光彩夺目的文学艺术项链。比如，他在《燕子》中写道：“我家的燕子好像是燕群的首领，在我家长长的晾衣绳上，经常有上百只燕子聚会。听我家那长着紫色羽翼的燕子讲话，有时开会时间长达半个小时，然后分别向湖边飞去。”这是一幅生活

景的细腻描摹，传神的细节充盈在字里行间，让读者对大自然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再比如他是这般描写蝴蝶的，“豆烟蝴蝶只有草烟蝴蝶一半左右长，长得短胖，叫声清脆，节奏感强。豆烟蝴蝶的绿颜色和豆秧接近，很不好抓。豆烟蝴蝶肚子长得胖，两边翅膀短短的，叫起来声音洪亮短促，没有草烟蝴蝶叫声长。豆烟蝴蝶和草烟蝴蝶一同叫起来仿佛就是男女声二重唱，亦如琴瑟和鸣，既美妙动听又和谐欢快”。这真是生活的有心人，手握一支有灵气的笔，拥有一颗善于发现美好、传达美好的心。

统观整部作品集，总体印象是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朴实无华、简练有力，倾注着作者对故土的一片深情，读着读着，情不自禁想起“大地”“湖光”“风物”“感恩”等一些温暖而明亮的词语，眼前浮现的是波光粼粼的塞外江南美景、冰湖腾鱼的自然奇观，以及游子踏上故乡大地时的激动表情。

(据光明日报)

新书架

《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



作者：萧瀚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北宋熙丰变法的史学专著。作者将熙丰变法置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乃至世界史中进行考察，书中系统且全面地梳理了熙丰变法的各项重要改革，并运用当代制度经济学等多种跨学科方法论对改革的成本、收益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总结了熙丰变法的成败得失，揭示其独特性与超前性。

《中华礼制文明的发端：图说良渚玉器》



作者：方向明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内容简介：

本书以丰富的图像资料与专业解读，全面呈现良渚玉器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并将其置于中华文明的大历史框架中，从礼制文明的视角探讨良渚玉器如何奠定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基础，揭示其与权力象征及信仰体系的深层关联。全书精选高清图说玉器，结合文字与考古学家的手绘，对玉琮、玉璧、权杖、头饰等器物的纹饰和形制进行细致解析，展现良渚玉器的精美工艺与深远意蕴。通过梳理良渚与其他地域文明之间的传承与互动，深刻阐明其在中国礼制文明及宇宙观形成中的关键地位。

《何为通人：经世视野下的沈曾植》



作者：浙江省博物馆编 陆易主编
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内容简介：

沈曾植于经、史、诗词、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金石书画、乐律等无不精通，被誉为“同光朝第一大师”。如何理解这个“通”？本书通过对这样一个晚清人物的个案研究来讨论的主题。全书按“刑律”“舆地”“佛学”“诗学”“书学”分为五部，并附最新研究论文 6 篇，30 余万字，500 余幅图，15 位各领域学者共同编写，希望能多角度呈现沈曾植的学术人生。

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跨界研究成果

□ 苏彦捷

先以第二代认知科学视角批判性地回顾了教育心理学的历史版图，并敏锐地指出其理论困境。作者认为，以桑代克(E. Thorndike)为代表的一些心理学家从 20 世纪初开始就对学习者和学习兴趣，从教育心理学诞生迄今，认知主义或行为学派对于教育话语和实践中的学习理论影响深远。就前者而言，认知主义的学习观基本上关注的是影响认知的内部心理因素，如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世界经验来组织和重组我们的思维。而就后者而言，行为主义的学习论一般关注的是外部因素，如外部刺激或某些行为类型的正强化和负强化。这两种说法的优点和局限性各有不同；但两种的亲缘性在于都未能理解我们的身体在认知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来自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有关学习与认知的研究文献的最新发现，促使人们认为传统的认知主义心智主义应该受到挑战，因为它们排除了心灵与身体之间存在的比最初认为的更为深刻的密切关系。

忽视这种身心联系的恶果之一是在长达上千年的人类学校教育实践中，身体一直被作为不信任的对象，应该通过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加以控制。

本书系统援引了来自镜像神经元领域的成果与理论，对表征、推理、共情、语言理解、阅读、模仿、叙事、动机等教育心理学中的系列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以阅读学习与教学设计为例，本书提出了具身阅读的教学设计框架，基本要素包括自由的学生、适宜的读物、多样化的学教具以及情境式的阅读环境。学生身体处于与文本内容相关学教具的环境

中，具身阅读是学生主体、读物、学教具与环境的多维互动，而不是其中的任意一方的简单互动。在阅读情境中，阅读者借助可以实现虚拟现实与机器增强智能的学教具来启动身体操作与想象操作，从而实现文本的有效理解。其中，镜像神经元的活动引发的具身模拟在身体操作与想象操作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作用。阅读者既可以理解通过身体操作来理解文本，也可以调用基于身体操作获得的想象操作来理解文本。这解释了为何这类具身教学更易被内化——当学生观察教师用动作演示“对称轴”时，其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同步激活，形成“动作-概念”的直接映射。这种“看见即学习”的机制，打破了传统课堂中符号传递的延迟与损耗。这一框架呼应了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一个多世纪前的洞见：“儿童的思维始于动作”，也是对第二代认知科学代表性学者瓦雷拉(F. Varela)和马图拉纳(H. Maturana)的观点的呼应：“所有的做都是知，所有的知都是做”。

鉴于具身视角可用于解决的教育问题种类繁多，自然而然的问题似乎不是具身认知是否有助于为教育实践提供信息，而是如何提供信息。若说镜像神经元揭示了认知的“模仿本能”，那么“心智化”(mentalizing)则指向教育活动的更高维度——理解他人心智的能力。书中专章探讨了这一主题的具身化重塑路径。从具身认知的角度来看，关于对某些人类学习行为的长期争论可能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答案。例如，心理学家一直困惑为什么 7-12 个月大的婴儿会犯一种奇怪的伸手错误。在观察并取回放在一个杯子下面的诱人玩具后，婴儿看到玩具被移到了另一

个杯子下面，但婴儿会继续伸手去拿第一个杯子。以皮亚杰为代表的理论将这种错误归因于婴儿内化的对象表征与将伸手行为置于这一概念控制之下的能力之间的不匹配。但是，具身认知解开了“表征”概念，而将重点放在了婴儿的身体——手臂的质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上，例如婴儿与玩具之间的距离，以及藏匿物体与伸手取物之间的延迟。第二种解释将与物体表征等相关的计算范式换成了动力系统理论，后者非常适合研究手臂质量、刺激物与婴儿的距离以及两个杯子之间的距离等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在，这种解释已经对婴儿的伸手行为做出了预测，并回答了第一种解释所忽略的问题。同样，从计算角度看似乎无法解释或完全出乎意料的行为，也适合具身化处理。卡萨桑托对这种奇怪行为的解释假定，儿童对好与坏的概念是通过身体模态表现出来的；右撇子的儿童对好的概念部分地表现在左半球(控制右手)的运动皮层区域，这是因为右撇子的儿童更喜欢(并不是因此产生的)而不是坏的自动化联想)右边的动作。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境下，当学习者尝试身处地理理解教师(或同伴)时，其心智化网络(包括前额叶皮层与颞顶联合区)的深度激活在很大程度上会复用(reused)与身体表达相关的运动系统。学习者的某些社会认知能力植根于其身体表达方式。

全书结尾处回归教育心理学的终极问题：“我们旨在培养怎样的学习者？”本书的回答充满现象学意味——应该是能用双手丈量世界、用心智共情他人、在技术洪流中保持身体觉知的完整的人。

(据中华读书报)

山河慈悲苍生可敬

——读北乔《远道而来》

□ 陈迪强

活，转身致敬神灵。十里睡佛，山形一如将军疲惫的面庞，北乔发现黑夜中又呈现轻盈一面，坚硬而安详。赤壁幽谷中的伏蟒崖，高大如蟒身横卧，蟒头耸立，那满壁沟痕，让他想起爷爷脸上的皱纹。莲花山主峰如九瓣莲花，在远处看，崇山峻岭犹如五彩梯田。北乔常常将山看成巨型草垛，又把群山看成一个个村庄：“就像我在异乡想象生我养我的村庄，更像那些我从未进入，只是草草张望过的村庄。”

北乔写临潭的水同样落笔不俗。他甚至不想用“河”这个俗名，“水”与万物相连，却难以归类，与治力关相遇之后就消逝，如同时光流过。他写草原中的窄河，像一条闪亮的绳，草原像大海，散落的群羊，像朵朵野花。草原深处一位头戴毡帽的藏族汉子，正放牧一匹黑骏马，一语道破天机：河是草原的，只是从我家草场路过。当他屡屡独自面对沉默的群山，静穆的草原，屏息聆听冰下水流的声音……文字之间分明有一种山水孕育苍生的慈悲。

北乔的临潭书写，虽可归类为历史文化散文，但不是重述地域史或方志，他更偏重观察与思考现在的临潭人的生活。吐谷浑在北魏时就修筑了牛头城和洮州卫城，延续至今，本是

感唱历史的好材料，但北乔重在写“土墙”对于临潭人的意义。

红堡子是明朝守将刘贵父子所建的防卫城堡，现在的房主老刘是他们的后裔，珍藏有家传的圣旨，作者与刘家三兄弟喝酒聊天，在荣耀的倔强与落寞之间，他更关心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老人喜欢独自坐在关口，像一个老船长端坐历史船头。贺敬之在《回延安》中说“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北乔也是如此。他没有精神上的居高临下，更没有干部下乡的威仪，有时还靠上烟或给颗口香糖套近乎。聆听花儿令，他若有所思；揣摩扯绳的弦外之音，那是狂欢节意味；品尝地锅洋芋，看到洋芋开花，如美丽的格桑花。

他最开心的事就是独自在街上溜达，与居民拉家常，喝碗大叶茶，甚至不说话，就是旁边坐会儿。他与一个摆摊卖野菌子的大娘聊天，感觉像两棵野菜在街头相遇。一个雪白胡子的老者，带着个老树根做的板凳，自在地上唱花儿，让他模糊了现实与历史。参与藏族人家打酥油茶，仅仅是偏爱伴着茶香聊天的氛围。最难忘的场景，是有次在地头找一位种当归药材的大嫂要茶喝，发现她没有左臂，一边帮忙拔草，一边听她聊家常，丈夫打工，欠有外债，两个孩子读书，

生活本艰辛，但她毫无抱怨，笑容灿烂，让作者感到惭愧。这样普通人的温馨瞬间，遍布全书。

这些书写有当年扶贫工作的身影。比如，写到两头受气坚持走村入户的乡村干部，写聪明能干年轻的村人从爱吃羊蹄到做成成品给饭馆供货，5 年间就脱贫致富；也写到长相憨厚、身体强壮却不求上进，等着“扶贫”的男人。但散文毕竟不同于工作报告，北乔的观察总是“目中有人”，这得益于他总带着谦卑、敬意与温情，他更多的记述超越了扶贫本身。无论是执着自信、艺术高超的刻蜡匠，还是义务为乡村画画的女大学生，抑或是引发“乡村和城市哪个好”讨论的长年喝盖碗茶的孤独老人，甚至专心写字而不接受钱财的流浪汉，都有善良的、无功利的感人一面。最为传奇的是写一个年轻女子连续给狱中丈夫写信 11 年，终得团圆，并靠做帐篷成为脱贫模范的事迹。其美德既传统又现代，的确是现代“菩萨蛮”，一曲关乎爱情、勤劳、创业的新时代赞歌。

读《远道而来》，往往惊诧于北乔对那么多平凡事物有那么精彩的感悟。比如，写古老的戏台与河流形成“静一动”关系；写新屋与老屋是雌雄二性的；盘着的粗大绳索像高昂的龙头，沧桑而神秘；写土墙是立起来的

大地，又似大地向上伸展的臂膀；写河流是草原的肋骨，会重生，可谓意象卓绝。他还提炼出临潭人喝酒最大特点是霸气中的“低调”，写半夜敲门要酒的醉酒人，喝着喝着酒醒了接着喝，这只有到过临潭的人，才能领会其风采吧。这些领悟与描写，不是真正热爱与真挚，是无法做到的。

北乔关注的苍生与具体的人，承载着“临潭风土”。哲学家和哲匠郎在其名著《风土》中说，风土最大的意义在于从中发现我们自身，没有一种风土不是历史的，也没有一种历史不是风土的。北乔书写的不只是自然风土，更是人文风土。他对临潭的书写不仅在于传播与宣传，在我看来，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他留给临潭人的审美遗产。相信会有一代一代的临潭青少年，读北乔的书，通过它完成家世的自我观照与审美启蒙，从而从甘肃的临潭，通向中国的临潭，世界的临潭——也是新时代的临潭。这是作家的视角，一个诗人的视角。北乔说，“远道而来”，不是“既来之，则安之”，还得心甘情愿地投入，热爱它，熟悉它，才不负高原之行。随着国家山乡巨变，更多的作家走进西部山乡，书写中国的乡村，北乔的风土书写无疑提供了非常“文学”的方式。

(据中国青年作家报)



读书有感

“我在高原之上的临潭”“我走在人间，也在天堂”……作家北乔在散文集《远道而来》为甘肃临潭写下这样的句子。临潭，古称洮州，是藏回汉各族的混居区，因明朝时有江淮的部队驻留此地，故素有“江淮遗风”之称。当年，江淮人北乔作为挂职干部来到了临潭，遂有此散文集。这是一本行走高原的感悟笔记，亦是关于风土哲思的生命之书。3 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进临潭的山河野地，关口土堡，感受日常民俗，体验风土，化解乡愁。

北乔对临潭的山河有着独特领悟，它是自然的，也是神性的。治力关山脉连绵起伏，峭壁林立，峡谷幽深，北乔会在夜晚感受它的沉默与深不可测。有神山之称的白石山，牧民在插箭台之间放牧，俯身尘世生